

# 李白入永王幕之心態探究

陳慶元\*

## 提 要

李白詩作的藝術成就雖為後人所公認，卻也往往招致入世關懷不足的話病。事實上，李白對國家社稷的關懷未曾有一刻稍減，他一生最大的志願是希望能藉從政而建功立業，這種心願的流露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只是由於其浪漫性格而招致小人排擠，使得他的仕途一直未能順遂，這也造就了李白一生的悲劇性。安史之亂發生後肅宗在靈武即位，史載當時的永王李璘於江淮一帶「謀亂」，旋即兵敗，李白當時亦因投身永王幕下以致獲罪。論者或以此批評李白之為人，或為李白辯護而言其遭李璘脅迫，然多因論據不足而莫衷一是。由於李白生平資料有限，故其入永王幕之心態便顯得難以探究。本文藉還原歷史真相的方式，先對李璘謀亂一事分析前因後果以做出客觀評價後，再以李白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由其中找尋李白從入幕前至事敗被捕的心路歷程。本文作者希望以結合時代背景和文學作品的研究方式，對於李白入永王幕一事做出同情卻不失客觀合理的評價，更希望能藉此瞭解李白除了世人所知文人的浪漫性格外，更有中國傳統士人對國家社稷一貫的使命感，從而更認識李白，以及其不朽之作。

關鍵詞：李白 永王李璘 玄宗 肅宗 安史之亂 心態

唐代 唐詩

---

\*東海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 一、緒論

在中國詩歌史中，李白無疑是個爭議性頗高的人物。他以其詩歌藝術上高度的藝術成就，被賀知章譽為「謫仙人」<sup>①</sup>。杜甫在其詩〈春日憶李白〉中也提到：「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sup>②</sup>。然而，卻也有人責難於他，如羅大經說：「李太白自當王室多難、海宇橫潰之日，作為歌詩，不過豪俠使氣、狂醉於花月之間耳。社稷蒼生，曾不繫其心膂」<sup>③</sup>。黃徹亦說道：「白之論撰，亦不過為玉樓、金殿、鶯鶯、翡翠等語，社稷蒼生何賴」<sup>④</sup>。凡此種種，褒貶不一，然多只從一種角度來論斷，結論則未免偏頗。誠然，李白在行事及詩文間，常有狂放不羈的態度出現，但事實上，這些都必須結合當時的時代背景和李白的個性因素來探討，才有可能得到較為全面的評價，否則，很容易便會落入武斷的錯誤中<sup>⑤</sup>。

其實，李白之所以會有如此極端的評價，主要是由於李白自身對出處的態度經常反映在詩歌中，卻始終讓人覺得朦朧不清所致。一般人在看待李白的詩歌時，總不免為詩中常見飲酒或是游仙的題材所惑，認為李白除任俠使氣外，對社稷百姓並無所用心。但實際上，在李白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其亟欲用世之心，不但常自比為謝安、魯仲連、諸葛亮等人，更在很多地方表明了欲報效唐室之心。在李白自述其一生境遇的作品〈天馬歌〉中，這種心跡更可明顯看出：

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鹽車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剪拂中道遺，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方，惻然為我思。雖有玉山禾，不能療苦

①此事於許多資料中皆有記載，可參考：《新唐書》卷二百二，〈列傳第一百二十七·文藝中〉；《舊唐書》卷一百九十下，〈列傳第一百四十下·文苑下〉；孟榮《本事詩·高逸第三》。李白自己在〈對酒憶賀監二首〉的序中也提到：「太子賓客賀公于長安紫極宮一見余，呼余為謫仙人。」本文所引李白詩文，如非特別註明，皆採錄於《李白全集編年注釋》一書，安旗、薛天緯、閻奇、房日晰合著，成都，巴蜀，1990年。

②見《杜詩詳注》卷之一。

③見其著《鶴林玉露》。

④見其著《碧溪詩話》卷第二。

⑤如陸時雍於《詩鏡總論》中言：「宋人抑太白而尊少陵，謂是道學作用。如此將置風人於何地？放浪詩酒，乃太白本行。忠君憂國之心，子美乃感輒發。其性既殊，所遭復異，奈何以此定詩優劣也？」其論雖也可議，但已點明了前人論點的偏頗。又如業師薛順雄先生在其〈李白飲酒詩論析〉一文中，亦提出論者必須透視其背後底曾身處的時代與社會變動因素，以及個人不同人生階段各種的遭遇，才能體會李白的行徑之論點。見《東海中文學報》，民83年12月，頁31~43。

飢。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檻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猶堪弄影舞瑤池。

在這首李白晚年的作品中<sup>⑥</sup>，李白藉穆天子與西王母之事，表明自己願為國為君之思。在歷經玄宗賜金放還、安史之亂，以及坐永王事長流夜郎後，猶能有此心，實在是因為李白終生以用世為其職志所致。唐人任華在其〈寄李白〉一詩中，便言李白的詩是「新詩傳在宮人口，佳句不離明主心」<sup>⑦</sup>。所以認為李白屬仙俠之流者，其實只看到了李白的「皮」，而並未深究其「骨」。學者胡國瑞在評論李白時，較客觀地做出了結論，他說：「在他（案：指李白）的人生觀中，建功立業是主要的而棲隱則是從屬的事情」<sup>⑧</sup>。的確，在李白的生命中，「從政」是他最大的心願，但事與願違，雖然李白有著極大的抱負，其政治生涯卻是一片慘澹。他一生最得意之時，是在天寶初年於朝中任待詔翰林，然為小人所讒而去朝後，便不再有機會入權力之核心。這樣的遭遇對李白而言，無疑是痛苦的。深解李白痛苦的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中，就有敘其遭遇的句子：

才高心不展，道屈善無鄰。處士禰衡俊，諸生原憲貧。稻粱求未足，蕙  
苴謗何頻。五嶺炎蒸地，三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立向麒麟。蘇武  
先還漢，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法，誰將此  
義陳。<sup>⑨</sup>

學者梁森評論李白時，說他「既不願在上層政治集團中失去自我，又不願放棄終生追求的人生價值理想；既要保持人格的獨立，又要尋找現實出路，這便是李白人生悲劇的實質，也是他迥異於一般士大夫的關鍵所在」<sup>⑩</sup>。我們回顧李白的事蹟，這樣的說法的確是成立的，李白一心想從政，卻又不願屈就於所謂的官場文化，這是造成其悲劇性一生的主要原因。

<sup>⑥</sup> 唐鎮在《李白詩文繫年》中（收錄於《李太白研究》一書，台北，里仁，民74），將此詩繫於天寶三載。而安旗等人所著的《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則將此詩繫於上元元年。安氏所持的理由是，此詩「求人汲引，已不復當年氣概，顯係暮年窮途低顏之辭」。細考此詩，安氏所持理由較符合詩中之意，故從安氏。

<sup>⑦</sup> 見《全唐詩》，卷二百六十一。

<sup>⑧</sup> 見其〈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精神及藝術特點〉一文，收錄於《李太白研究》中，出版情況同<sup>⑦</sup>，頁286。

<sup>⑨</sup> 同註<sup>②</sup>，卷之八。

<sup>⑩</sup> 見其著《謝朓與李白管窺》，北京，人民文學，1995年，頁143。

然而，在李白起伏的生命歷程中，有一件頗堪玩味之事，那便是在至德二載時，李白投身當時的永王李璘之幕下，旋即因永王兵敗而遭下獄流放之事。由於永王出兵東巡之事歷來被目為具割據之野心，所以李白之從璘，便如其作品及行事一般，眾說紛紜而爭論不休。貶斥李白者，多以其從璘而謂其有助亂之嫌，這主要源自史書所記載。在《舊唐書》的李白本傳中便有如下的記載：

祿山之亂，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為江淮兵馬都督、揚州節度大使，白在宣州謁見，遂辟為從事。永王謀亂，兵敗，白坐長流夜郎。<sup>⑪</sup>

另外，在《新唐書》中也有如下的記載：

安祿山反，轉側宿松、匡廬間，永王璘辟為府僚佐。璘起兵，逃還彭澤；璘敗，當誅。初，白游并州，見郭子儀，奇之。子儀嘗犯法，白為救免。至是子儀請解官以贖，有詔長流夜郎。會赦，還尋陽，坐事下獄。時宋若思將吳兵三千赴河南，道尋陽，釋囚辟為參謀，未幾辭職。<sup>⑫</sup>

史書皆言李璘乃辟用李白，如依《舊唐書》所言，李白「謁見」李璘，則更可看出李白是自願入幕為李璘下屬的。那麼，李白便同李璘一樣，可謂之「亂黨」了。但是李白在作品中自言並非如此，在他的〈為宋中丞自薦表〉提到：

屬逆胡暴亂，避地廬山，遇永王東巡脅行。

而詩作〈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贈江夏韋太守良宰〉更寫道：

半夜水軍來，尋陽滿旌旆。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

<sup>⑪</sup> 出處同註①。

<sup>⑫</sup> 出處同註①。有關此記載之後半部分宋若思釋李白之事，前人已言明《新唐書》有誤。曾鞏在〈李太白文集後序〉中云：「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於白之自敘。蓋史誤也。」轉引自《李白全集編年注釋》附錄三，頁2119。王琦在其著《李太白年譜》中亦云：「太白所作〈為宋中丞自薦表〉云：「前後經宣慰大使崔漢及臣推覆清雪，尋經奏聞。」是尋陽下獄而宋若思釋之，正坐永王璘事也。《新唐書》以一事分為二事，殊謬。」轉引自前書，頁2093。

李白自身所言如此，於是後人便申其義。曾鞏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sup>⑮</sup>，蘇軾在〈李太白碑陰記〉更說「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不然，璘之狂肆寢陋，雖庸人知其必敗也。太白識郭子儀之為人傑，而不能知璘之無成，此理之必不然者也。吾不可以不辨」<sup>⑯</sup>，這些都說明了李白從李璘是因李璘的威脅逼迫所致。近人喬象鍾在其〈李白從璘事辨〉一文中，也贊成這樣的觀點<sup>⑰</sup>。而葛立方在《韻語陽秋》中則持相反立場，他認為李白之所以說自己是受永王脅迫，是為了要「捋拭其過爾」，而李白對李璘，還是「贊其逆謀」的<sup>⑱</sup>。

平心而論，上述兩方的說法，都有不甚完備之處。認為李白所言脅迫之語是事實的一方，其所持論據皆為李白在坐永王事後的說法，如果沒有其他的證明，很難避免李白之語只是為了要自保之嫌。而自保之語是否便是真相，是很可商榷的。蘇軾以「識人之明」斷言李白可識郭子儀之傑定可識李璘必敗的說法，更是缺乏根據的一面之詞。然而，認為李白是贊同李璘「逆謀」，事敗後之語只是為了「捋過」而已，則是並未全盤瞭解李白作品不時透露忠君報國的用世心態，不因人生遭遇低潮而有所改變的事實，而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

那麼，我們究竟要如何看待此事呢？筆者認為，在缺乏史料證明的情況下，我們只能從李白自身的作品來探究他為何投身永王，然而在選擇作品方面，事敗被捕後所寫的作品因有「自保」之嫌，在探討時便不宜採用。而為了能找尋李白在入幕前心態上的變化，本文採選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後至至德二載李白被捕前的詩文作品<sup>⑲</sup>。對於永王璘之事，筆者也認為應將當時歷史真相再重新檢視，對此事有了客觀的認識後，當更能釐清李白入幕的動機和心態。

## 二、永王「謀亂」的歷史真相

永王之事在史書的記載上都被視為有叛亂或割據之野心，在眾口一致的情況下

<sup>⑮</sup> 出處同註<sup>⑫</sup>，頁2118。

<sup>⑯</sup> 見《蘇東坡全集·前集》，第三十三卷。

<sup>⑰</sup> 此文收錄於《李太白研究》中。此文是筆者目前所見，對於李白入永王幕下一事，探討最為詳盡的論文。然其觀點筆者實無法全然同意，詳見後文。

<sup>⑱</sup> 見《韻語陽秋》卷第九。

<sup>⑲</sup> 本文所根據之李白作品繫年，是以安旗等人所著《李白全集編年注釋》為主，再佐以詹鍈《李白詩文繫年》、王琦《李太白年譜》，以及郭沫若〈李白杜甫年表〉（收錄於其著《李白與杜甫》中，北京，人民文學，1971年。）

，似乎已沒有翻案的可能。然而，事實的真相是否果真如此？李璘何以在肅宗即位之後即行「逆謀」之事？一向忠君愛國的李白，為何要投身於「叛亂」的永王幕中？一連串的問題，都必須將歷史再爬梳一番，才能更接近事實<sup>18</sup>。

關於李璘的出身，史書所載，幾無二致。《舊唐書》是這樣說的：

永王璘，玄宗第十六子也。母曰郭順儀，劍南節度尚書虛己之妹。璘數歲失母，肅宗收養，夜自抱眠之。少聰敏好學，貌陋，視物不正。開元十三年三月，封為永王。十五年五月，遙領荊州大都督。二十年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改名璘。

可見得李璘在政事上的表現，其實是不差的，也頗受玄宗的重用。至於言及肅宗自小撫養他一事，或為史家臆測，以作為日後「叛變」之證也未可知，此處不做討論。可以注意的是《通鑑》所載，在安史亂起後的天寶十四載十二月庚子，玄宗以永王璘為山南節度使，雖為「不出閣」的虛職，卻已隱約透露李璘在安史亂起後的重要性。

關鍵點在於玄宗因亂避蜀後，肅宗在靈武自行即位一事。史書所載，讓位頗似玄宗之初衷，但事實上，肅宗在即位前後的地位並不穩固，玄宗也沒有料到肅宗的自行即位<sup>19</sup>。於是在天寶十五載（即至德元載）七月甲子，肅宗自行即位於靈武後，遠在四川的玄宗還不知肅宗即位之事，依然以皇帝的身分下了軍權分配的詔令，而這道詔令，竟成了李璘所謂「逆謀」江東的遠因。關於這道詔令，《通鑑》做了詳盡記載：

丁卯，上皇制：「以太子亨充天下兵馬元帥，領朔方、河東、河北、平盧節度都使，南取長安、洛陽。……永王璘充山南東道、嶺南、黔中、江

<sup>18</sup> 筆者所據史書，主要以《舊唐書》卷一百七，〈列傳第五十七·玄宗諸子〉、《新唐書》卷八十二，〈列傳第七·十一宗諸子〉，以及《資治通鑑》卷二百一十七至二百二十，《唐紀》三十三至三十六，〈玄宗天寶十四載〉至〈肅宗至德二載〉三書的相關史料記載為主。除引述其他史料外，為方便行文，以下所引不再另行註明出處。

<sup>19</sup> 有關玄宗和肅宗皇位之事，專精唐史研究的歷史學者黃永年在〈唐肅宗即位前的政治地位和肅代兩朝中樞政局〉一文中有精闢的見解。黃氏認為，肅宗在成為皇太子以後並未能形成自己的政治勢力，肅宗的分兵自立其謀是出自李輔國張良娣而非玄宗本意，玄宗同意肅宗分兵是為了牽制叛軍而保障自己入蜀後的安全，肅宗即位是明顯的奪權性質。讀者可參考之。此文收錄於黃氏所著《唐代史事考釋》中，台北，聯經，1998年，頁271~296。

南西道節度都使。……應須士馬、甲仗、糧賜等，並於當路自供。……」時琦、珙皆不出關，為璘赴鎮。置山南東道節度使，領襄陽等九郡。升五府經略使為嶺南節度，領南海等二十二郡。升五溪經略使為黔中節度，領黔中等諸郡。分江南為東、西二道，東道領餘杭，西道領豫章等諸郡。先是四方聞潼關失守，莫知上所之，及是制下，始知乘輿所在。

為何在肅宗即位之後，玄宗仍以皇上之姿下詔呢？胡三省注云：「甲子，太子及位於靈武，丁卯，上皇下此制，蓋道里相去遼遠，蜀中未知之也」，這是很合理的判斷。安史之亂造成了各地的混亂局勢，資訊的流通受到阻隔，是顯而易見的事。如《通鑑》所載張巡事：「令狐潮圍張巡於雍丘，相守四十餘日，朝廷聲聞不通」，便可見一斑。而玄宗知曉肅宗即位之事，更已在三十日以後<sup>20</sup>，李璘早已奉詔赴鎮，自然對於皇位遜讓一事不甚清楚。另外，從玄宗下詔命李璘任四道節度使，範圍廣及江南及嶺南各地，且並非是不出關的虛職看來，李璘是非常受到玄宗信任及重用的。史書說李璘「生於宮中，不更人事」，且易為下屬所眩惑，把李璘描述成一個無勇無謀的人，筆者認為是史家站在肅宗的立場所作的貶抑之辭，不足為信。否則，在那樣危急存亡的時節，玄宗沒有理由把江南在當時尚未捲入戰火的廣大富庶之地交付給李璘，還賦予他可在當地自行招兵買馬的權力。

此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就是玄宗對肅宗自行即位的態度。關於此點，《通鑑》有如下的記載：

丁酉，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四海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之；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己亥，上皇臨軒，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玉冊詣靈武傳位。

顯然，遠在蜀中的玄宗實際上並不願完全將權力釋出，他仍以太上皇的地位欲遙控國政大事，就表示了肅宗雖已自行即位，卻仍是個被玄宗架空的傀儡。雖然日後的權力移轉並不如玄宗所願，卻可看出玄、肅二宗對皇位的交替，並非像史書所載的那般順利<sup>21</sup>。而在雙重的權力中心指揮下，下屬在執行命令上的無所適從也是

<sup>20</sup> 《通鑑》載：「（八月）癸巳，靈武使者至蜀。」

<sup>21</sup> 黃永年對此事論道：「肅宗不請示玄宗獲得認可而自行即皇位，迫使玄宗承認既成事實而遜位為太上皇，很明顯是奪權性質。但任何封建帝王非萬不得已都不甘願退位讓權，玄宗自難例外，因而在鑒於肅宗獲得

可以想見的，李璘很有可能便是陷入這種困惑的一份子。他受命於玄宗，卻沒料到肅宗於靈武自行即位，遠在江南的他，在訊息不清的情況下，很有可能仍依玄宗指示行事。於是，《舊唐書》言「璘七月至襄陽，九月至江陵，招募士將數萬人，恣情補署，江淮租賦，山積於江陵，破用鉅億」的說法，其實只是李璘執行玄宗賦予他的權力而已，說他有「異志」，基本上是一種為肅宗辯護而言過其實的說法<sup>22</sup>。

肅宗在自行即位、玄宗又遠在蜀中欲遙控大局的情況下，聽聞任何危及其政權的事必定十分敏感。李璘在南方富庶之地擴充軍備，自然引起肅宗的不安，於是肅宗詔璘歸覲玄宗於蜀，顯然是欲使李璘繳回兵權的託辭。李璘不從，則是當時局面渾沌不明，而做出只聽命於玄宗不得不然的選擇。肅宗和李璘之間的是非問題，很難在這種各執己見的情況下得出結論，然而令人困惑的是，該出面澄清狀況的玄宗卻未對此事有任何置喙。玄宗的態度令人感到有些曖昧，這應是造成肅宗與永王反目的關鍵因素。

至德元載十二月的永王東巡，並沒有所謂的反叛或割據之意，這在史書中已清楚載明<sup>23</sup>。只是，李璘軍容實在過於盛大，很難不讓人懷疑其用意。尤其是擁護肅宗的人，更如芒刺在背。於是，戰爭的導火線因而點燃，當時的吳郡太守兼江南東路採訪使李希言質疑永王東巡之意，《舊唐書》是這樣記載的：

吳郡採訪使李希言乃平牒璘，大署其名，璘遂激怒，牒報曰：「寡人上皇天屬，皇帝友于，地尊侯王，禮絕僚品，簡書來往，應有常儀，今乃平牒抗威，落筆署字，漢儀隳紊，一至於斯！」乃使渾惟明取希言，季廣琛趣廣陵攻採訪使李成式。

可見得李璘的首次出兵是爲了聲討李希言「平牒」的以下犯上，卻因爲陰錯陽差，混亂的政局使得戰爭一發不可收拾，終於演變成肅宗與永王同室操戈的局面。

---

朔方軍支持不得不追認這一既成事實的同時，仍派韋見素、房瑄、崔澳、崔園打著奉詔冊的旗號先後赴靈武，企圖對新成立的肅宗政權作一定的影響和控制。」出處同註<sup>21</sup>，頁281。筆者認爲黃氏所論雖有臆測之嫌，卻也有當時情勢上的可能，故於此列出，供讀者參考。

<sup>22</sup> 郭沫若亦持類似的看法，他認爲李璘在軍備方面的擴充其實都是按照「制置」的規定行事，史官忽略此用意，偏袒李亨，而視李璘爲叛逆。見《李白與杜甫》，出版情況同註<sup>19</sup>，頁88~89。

<sup>23</sup> 《舊唐書》言：「璘雖有窺江左之心，而未露其事。」《新唐書》言：「即引舟師東下，甲士五千趨廣陵，以渾惟明、季廣琛、高仙琦爲將，然未敢顯言取江左也。」《通鑑》則言：「甲辰，永王擅引兵東巡，沿江而下，軍容甚盛，然未露割據之謀。」



而李白入永王幕則是在此次起兵之後的事，可見得李白對李璘的起兵，是了然於心的，平日關心政事的李白，在入幕前對永王乃至於皇室的关系，也不可能全無所知。在此情況下，李白依然投入永王陣營，應該可以說在立場上是支持永王的，至於從作品看他的心態，則留待後文討論。

有人以季廣琛背叛李璘之語作為李璘反叛的證明，這也是有問題的。《新唐書》有如下的記載：

廣琛知事不集，謂諸將曰：「與公等從王，豈欲反邪？上皇播遷，道路不通，而諸子無賢於王者。如總江淮銳兵，長驅雍、洛，大功可成。今乃不然，使吾等名絳叛逆，如後世何？」眾許諾，遂割臂盟。於是惟明奔江寧，馮季康奔白沙，廣琛以兵六千奔廣陵。

可見季廣琛是衡量局勢，發現永王的對抗漸趨下風，欲叛逃而作出脫罪之語。否則，在李璘初次出兵時，李氏諸人便應有如此態度，而非至李璘敗象已露才做出這樣的決定。

筆者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分析這段歷史，是因為任何一個環節都攸關李白入幕前的態度，以及李白對永王本人的看法。李璘實非叛徒，這是我們應該先釐清的事，唯有先具備了這段史實的客觀評價，對於李白在這段時間作品的意涵，才有可能做出與歷史背景結合的合理解釋。

### 三、李白入幕前的遭遇與心境轉折

在李白入永王幕下之前，天寶十四載，安史之亂發生，這場動亂幾乎要顛覆整個李唐王朝。關心國事的李白，自然對這場浩劫有著刻骨銘心的感受，也就連帶影響了李白日後的從璘。所以本文討論的起點，就從天寶十四載開始。

安史之亂發生於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在此之前，李白主要的行跡是在宣州各地，作品是以抒發不遇之苦悶，以及表明用世之心望人拔擢為主，其中偶見隱遁之辭。

前文說過，李白一生的政治生涯並不順遂，主要是因小人譏讒，自己又無法適應官場文化所致，但李白一直不肯放棄任何可為朝廷效力的機會。在〈贈宣城趙太守悅〉一詩中，李白在字裡行間透露了希望趙悅提拔之意：

……閒吟步竹石，精義忘朝昏。憔悴成醜士，風雲何足論？獼猴騎土牛，羸馬夾雙轅。願借羲和景，為人照覆盆。溟海不震蕩，何由縱鵬鯤？所期要津日，侷儻假騰騫。

李白藉《易·繫詞》「精義入神，以致用也」之意，說明自己雖在趙悅之處作客，但仍舊常懷致用之心。雖把自己比喻為「醜士」、「獼猴」、「羸馬」，卻仍希望藉「羲和景」來「照覆盆」，也就是受到皇上的重用。話鋒一轉，李白仍表現了對自己才能的自負，說自己是《莊子》中的鵬與鯤，只是不被見用，期待某日能位居要津，以一展長才。可見得李白一生最大的遺憾便是「懷才不遇」，自負的詩人卻願意拉下面子處處望人提拔，我們應該能體會李白致仕之心切。然而李白的期望總是落空，對一個自信滿滿的詩人，不遇之慨日積月累，作品中的表現便愈來愈頻繁。我們可以由以下的詩句明顯看出，李白積壓許久的感慨：

時命或大謬，仲尼將奈何？鸞鳳忽覆巢，麒麟不來過。龜山蔽魯國，有斧且無柯。（〈紀南陵題五松山〉）

遠客投名賢，真堪寫懷抱。若惜方寸心，待誰可傾倒？虞卿棄趙相，便與魏齊行。海上五百人，同日死田橫。當時不好賢，豈傳千古名？願君同心人，於我少留情。（〈於五松山贈南陵常贊府〉）

君看我才能，何似魯仲尼？大聖猶不遇，小聖安足悲？……霜驚壯士髮，淚滿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違。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書懷贈南陵常贊府〉）

可以看到，李白在詩中處處表露了對己身不遇的不滿之意。把自己比喻成鸞鳳、麒麟，甚至是孔子，這就是詩人的自負。然而李白自喻為孔子也是其來有自的，孔子周遊列國的路途並不順遂，空有滿腔的襟抱卻苦無人賞識，其境遇李白必是感同身受。所以李白以孔子自喻，並非只是一味地誇耀自己的才能，同時也是藉孔子寄託己身不遇之意。但是在慨嘆之外，李白依然有必受重用的信心和冀望，「終當滅衛謗，不受魯人譏」一句，便是這種心境的最佳寫照。所以學者許總論及李白時才會說道：「李白自我意識的豐富內涵在政治上的表現並不是簡單的追求或背棄，

而是在失意之時仍不失滿懷豪情的強烈自信與昂揚奮發的進取精神」<sup>24</sup>。從李白不斷尋求從政的機會，不因無人賞識而放棄這方面看來，這是確論。

但有些時候，李白也會在詩句間流露出隱遁之辭：

五色粉圖安足珍？真山可以全吾身。若待功成拂衣去，武陵桃花笑殺人。

（〈當塗趙炎少府粉圖山水歌〉）

廓落青雲心，結交黃金盡。富貴翻相忘，令人忽自哂。蹭蹬鬢毛斑，盛時難再還。巨源咄石生，何事馬蹄間？綠蘿長不厭，卻欲還東山。（〈送趙判官赴黔府中丞叔幕〉）

我們該如何看待這些與前述心態矛盾的句子呢？筆者認為，李白是個極具浪漫想法的詩人，在行文之時，常出現一些「反語」，用一種較為超脫的筆調，來開脫自己鬱鬱不得志的心情。這樣的論點必須結合李白的行事來看，方能看得真確。如果李白自始至終是懷著遁世的思想的話，在屢遭不遇之後，他應早就放棄重回政壇了。而不會到了近知命之年，還寫出像〈天馬歌〉中的那些詩句。

在安史之亂前還有一首詩值得注意，就是〈答杜秀才五松山見贈〉：

昔獻〈長楊賦〉，天開雲雨歡。當時待詔承明裏，皆道揚雄才可觀。敕賜飛龍二天馬，黃金絡頭白玉鞍。浮雲蔽日去不返，總為秋風摧紫蘭。角巾東出商山道，採秀行歌詠芝草。路逢園綺笑向人，兩君解來一何好？聞道金陵龍虎盤，還同謝朓望長安。

在這首詩中，除了依然有著不遇之慨外，更重要的是，李白在屢遭挫折之後，仍對玄宗關切備至。他深知當年玄宗就是因為高力士等小人進讒，才會放歸自己。而此詩寫作之時，正是安史之亂前不久，政治情勢的險惡比起當年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在「浮雲蔽日」的情況下，遠處江湖的李白仍「遠眺長安」，可見李白對玄宗的忠心，無一時稍改。

李白的憂心成了事實，安史之亂終究是發生了，大亂的局面讓整個中原陷入了生靈塗炭之中。李白目睹了這種亂離的場面，寫出了十分寫實的詩句：

<sup>24</sup>見其著《唐詩史》，南京，江蘇教育，1995年，頁583。

俯視洛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圖野草，豺狼盡冠纓。（〈古風〉其十九）  
中原走豺虎，烈火焚宗廟。太白晝經天，頽陽掩餘照。王城皆蕩覆，世路  
成奔峭。四海望長安，頰眉寡西笑。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連兵似雪  
山，破敵誰能料？（〈經亂後將避地剡中留贈崔宣城〉）

這種寫實的作品往往為論者所忽略，事實上，面對戰亂，一向關心國事的李白，定是心急如焚，希望能請纓上陣。看到「蒼生疑落葉，白骨空相弔」的句子，我們看到了另一面的李白，如學者霍然所言：「時下治唐詩者往往目李白為重在實現自我的浪漫詩人，平心而論，這未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實際上，與長風破浪的強烈自信並行不悖，太白關懷國家命運之心無時或減」<sup>②5</sup>。這樣的觀念，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然而，戰火也波及了李白一家。在至德元載初，李白帶著妻子宗氏倉皇南奔，連兒子都未能偕行，可見迫在眉睫的程度<sup>②6</sup>。在奔亡途中，李白寫了一些有關奔亡窘狀的詩文：

蘇武天山上，田橫海島邊。萬重關塞斷，何日是歸年？（〈奔亡道中〉其一）<sup>②7</sup>

俗變羌胡語，人多沙塞顏。申包惟慟哭，七日鬢毛斑。（同前，其四）

歇馬傍春草，欲行遠道迷。誰忍子規鳥，連聲向我啼？（同前，其五）

可以看出李白對自己當時的危難也是十分徬徨的，眼見整個國家崩壞於朝夕之間，李白充滿了無力感，他所能做的，只有保全妻子的生命，向南逃亡。又如〈扶風豪士歌〉云：

洛城三月飛胡沙，洛陽城中人怨嗟。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撐如亂麻。  
我亦東奔向吳國，浮雲四塞道路賒。

也是有著相同的感受。有些學者質疑以李白平日的忠君愛國，臨亂時卻只選擇

<sup>②5</sup> 見其著《隋唐五代詩歌史論》，長春，吉林教育，1995年，頁134。

<sup>②6</sup> 〈贈武十七諤〉詩有云：「狄犬吠清洛，天津成塞垣。愛子格東魯，空悲斷腸猿。」

<sup>②7</sup> 此組詩共五首，各家繫年說法不一。王琦和詹鍔將之繫於至德二載，以為是永王兵敗後李白奔亡時所作。

了奔亡，是臨陣退縮的錯誤表現<sup>28</sup>。筆者認為以李白位卑言輕的處境，奔亡是可以理解的。李白自己也為奔亡的表現做出了說明：

張良未遇韓信貧，劉項存亡在兩臣。暫到下邳受兵略，來投漂母作主人。  
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有策不敢犯龍鱗，竄身南國避胡塵。  
(〈猛虎行〉)

平日希冀能受到玄宗的賞識，但事到臨頭卻是「有策不敢犯龍鱗」，我們不能以此認為李白是個口是心非的人，要明白在當時那樣朝政混亂的局面，有誰會理會一介平民所言呢？我們不但不應以此苛責李白，反而因此更能體會杜甫所言李白「世人皆欲殺」<sup>29</sup>的處境。因為獻策的結果，不但不會見用於朝，反而還可能因此遭小人所妒，惹上殺身之禍。

話雖如此，李白仍不改他對玄宗中興的樂觀態度。在〈春于姑熟送趙四流炎方序〉一文中，李白如此寫道：

然自吳瞻秦，日見喜氣。上當攬玉弩、摧狼狐，洗清天地，雷雨必作。  
冀白日迴照，丹心可明。……

這種無可救藥的樂觀，使得李白雖於奔亡途中，亦不改其亟欲用世之心。而且隨著亂事的逐漸擴大，玄宗避蜀，肅宗即位，李白對國事更為焦慮，望人提拔重用的心也更趨積極。在〈贈友人〉的組詩中，李白對其友人表達了求助之意：

蘭生不當戶，別是閑庭草。夙被霜露欺，紅榮已先老。謬接瑤華枝，結根君王池。顧無馨香美，叨沐清風吹。餘芳若可佩，卒歲長相隨。(其一)  
袖中趙匕首，買自徐夫人。玉匣閉霜雪，經燕復歷秦。其事竟不捷，淪落歸沙塵。持此願投贈，與君同急難。(其二)

郭沫若繫於天寶十四載末。安旗等人則繫於至德元載初。筆者考其理由，認為安氏等人之說法最近情理，故從之。

<sup>28</sup>如郭沫若言：「安祿山叛變時，他正採取了「奔亡」的道路，應該說是李白一生所犯的最大錯誤。」出處同註<sup>18</sup>，頁84~85。業師唐翼明先生在〈李白的失敗與成功〉一文中，也說道：「他在安史之亂開始的時候並沒有積極向朝廷獻策，而是採取了「奔亡」逃避的錯誤態度。」見其著《古典今論》一書，頁140。

<sup>29</sup>見杜甫〈不見〉一詩。出處同註<sup>2</sup>，卷之十。

莫持西江水，空許東溟臣。他日青雲去，黃金報主人。（其三）

第一首以己入朝事爲喻，第二首以荆軻事爲喻，末首則用《莊子·外物》的寓言，都是希望友人的提攜，迫切之至，溢於言表。在〈贈常侍御〉一詩中，也出現了「登朝若有言，爲訪南遷賈」以賈誼事自喻的句子。我們可以看出，在安史之亂後，雖然李白歷經顛沛流離，卻始終不改其志，而且致世之心在胸中幾乎要爆發出來。在這樣的脈絡循線而下，如遇到重用之人，以李白的性格和壓抑許久的鬱氣作用下，李白的義不容辭是可以預期的。

只是在李白寫了多篇望人提攜的作品後，得到的回音仍是令人失望的。失意的李白，在苦悶的心情下，偕妻隱居於廬山的屏風疊一處。從這時的作品中，我們似乎覺得李白就要放棄一生的職志了：

苦笑我誇誕，知音安在哉？大盜割鴻溝，如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屏風疊。中夜天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群。（〈贈王判官時余隱居廬山屏風疊〉）

可見隱居並非李白所願，只是因爲知音難尋，李白隱於廬山，是懷著非常無奈的心情。他的苦悶，已到了臨界點。

就在此時，永王璘的重要幕僚韋子春來遊說李白入幕，李白的從政生涯，又露出了一線曙光，卻也因此背上了「謀逆」的罪名。

#### 四、李白對永王的態度與自我期許

前面談完了李白入永王幕前的心態轉變，本節則要探討李白在入幕之後，以及永王兵敗之際，李白對投靠永王一事的態度和反省。

前文已論及，李白因避亂，又因無人賞識，在極端無奈的鬱悶心情下隱居於廬山。而在政局上，此時正是永王奉玄宗詔令前往江南各道任節度使的時候。永王被賦予於當地徵召人馬的權力，自然是求才孔急。李白雖不見於時，然其文采名聲也算得上是一時之選，永王於用人之際，必然不會放過這種人才。我們當然不一定要把永王的辟用李白看做是有識人之明，但此番辟用，的確是李白在待詔翰林之後許久，難得的從政機會。不要說永王不願放過李白此類的人才，就算是李白自己，恐怕也不肯輕易錯過這樣的機會。因爲李璘是玄宗之子，又受其重用統領江南諸道，

在當時可說是最接近權力中心的人物。所以在永王三聘李白入幕，並勞其謀士韋子春親赴廬山遊說後，李白便欣然前往。在〈與賈少公書〉中，李白記載了此事及當時的抱負：

王命崇重，大總元戎。辟書三至，人輕禮重。嚴期迫切，難以故辭。扶力一行，前觀進退。且殷深源廬岳十載，時人觀其起與不起，以卜江左興亡。謝安高臥東山，蒼生屬望。白不樹矯抗之跡，恥振玄邈之風，混遊漁商，隱不絕俗，豈徒販賣雲壑，要射虛名？方之二子，實有慚德。

李白以殷浩和謝安自比，是顯其自負。而辟書三至才肯赴徵，除了欲細考永王的誠心外，筆者認為更有效法諸葛亮被「三顧茅廬」事跡的用意。不論如何，李白抓住了這個難得的機會，欲一展長才的企圖，是非常明顯的。只是，在李白的心中，永王到底是否為「叛逆」呢？在〈贈韋秘書子春〉一詩中，李白其實是把永王看做是一個復興唐室的英雄，對永王有深切的期待：

……苟無濟代心，獨善亦何益？……謝公不徒然，起來為蒼生。……披雲覩青天，捫蝨話良圖。留侯將綺里，出處未云殊。終與安社稷，功成去五湖。

此處又引用多人典故以自喻：「謝公」句乃言謝安，「披雲」句乃言樂廣，「捫蝨」句乃言王猛和桓溫，「留侯」喻張良，「綺里」乃喻綺里季之事。由此可見李白多以古之英雄自比，藉此透露其自信<sup>⑩</sup>。然我們尤需留意的，李白入永王幕最終的目的是要「安社稷」，也就是弭平安史之亂，他並沒有一絲所謂「逆反」的心理。而他在看待永王時，也是以同樣的角度，可見李白入幕是「自願」的，絕非一些人所謂的「脅迫」。在肅宗即位後李白仍能抱此看法，也可見永王的行事在李白眼中絕非謀反。至於要「功成去五湖」，也符合了李白浪漫理想中的英雄人物結局。

而最足以表現李白入永王幕心態的，莫過於〈永王東巡歌〉。在這一系列的組

<sup>⑩</sup>學者許總言：「由於李白的政治抱負始終帶有超脫流俗的理想主義色彩，所以他用以自比的幾乎都是一些既建立不朽奇功又具有傳奇般經歷的歷史人物。」出處同註<sup>⑨</sup>，頁580。

詩中，李白把對永王東巡的看法、永王軍容的盛大、戰略的構想，以及最終目的都一一言明。

李白認為，永王東巡是師出有名，並非抗上作亂：

永王正月東出師，天子遙分龍虎旗。樓船一舉風波靜，江漢翻爲雁鷺池。  
(其一)

「天子遙分龍虎旗」，乃指前文所述玄宗置制一事，可見李白認為，永王所爲是奉詔行事。後二句則說明了永王軍所到之處，皆能風平浪靜。不論後二句是否屬實，至少李白是贊同永王出師的，但絕非「贊其逆謀」，而是贊其效忠玄宗之心。

在師出有名後，李白便要一展抱負了。李白認為永王用己是有識人之明，而自己也有絕不辜負永王賞識之自信：

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爲君談笑靜胡沙。  
(其二)

在李白充滿自信的詩句中，我們猶能見到安史之亂在當時對唐室的破壞程度，就好比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而李白的雄心壯志，便是藉永王之師平定亂事。這也證明了，李白入永王幕的最主要動機便是針對安史之亂，並沒有貳心。

入永王幕後，永王在李白心目中的形象爲何呢？這在其他兩首詩中表現了出來：

二帝巡遊俱未迴，五陵松柏使人哀。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賢王遠道來。  
(其五)

長風挂席勢難迴，海動山傾古月摧。君看帝子浮江日，何似龍驤出峽來？  
(其八)

這兩首詩一方面讓我們得知了永王在李白心目中的形象是正面的，謂永王是「賢王」，更以「龍驤」也就是王濬伐吳之事來比喻永王平定中原之地<sup>⑩</sup>。另一方面

<sup>⑩</sup>學者施逢雨提出了如下的論點，筆者將其列出供讀者參考：「李白在永王軍中的地位仍然與御用詩人並無大異。他之所以能在這種立場下寫出有真性情、真風采的作品，主要可能是由於他浪漫地把永王的行動看



，在前首詩中「諸侯不救河南地」一句，暗藏了李白對肅宗所轄之軍不救河南地的微詞，認為只有永王之師才有克復中原之心。而後首詩中，李白所說的「君」當是指玄宗而言，可見雖然肅宗已在靈武即位半年之久，但在李白的心中，玄宗還是正主。我們也許可以從這個方向來理解李白之所以從璘，有一部份的因素，是源於李璘仍是擁護玄宗的。

比較引人爭議的，是第九首：

祖龍浮海不成橋，漢武尋陽空射蛟。我王樓艦輕秦漢，卻似文皇欲渡遼。

蕭士贇在注此詩時云：「合十一篇而觀，此篇用事非倫，句調鄙俗，別是一格，偽膺無疑，識者必能辨之」<sup>⑳</sup>。郭沫若則說：「這裡把永王比成唐太宗，而且超過了秦皇、漢武，比擬得不倫不類，和其他十首也不協調，前人以為偽作，是毫無疑問的。〈東巡歌〉應該只有十首，其後不久作的〈上皇西巡南京（成都）歌〉也只有十首，顯然是仿效大小《雅》以十首為一『什』的辦法。第九首無疑是永王幕府中人所增益，但卻為永王提供了一個罪狀，便是有意爭奪帝位，想作皇帝了」<sup>㉑</sup>。安旗等人的看法則為：「第九首驟以秦皇、漢武、太宗擬璘，似屬不倫，或為偽作，或白誇飾而致失言」<sup>㉒</sup>。認為此首為偽作的說法，其實都沒有實質的證據。筆者認為，以李白為詩時遣詞用字的大膽，「誇飾而致失言」可能是最好的解釋。郭沫若所言的為永王提供罪狀，則是後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說法。

然而，儘管前面諸詩對永王讚美有加，但最後一首才是整組詩的中心思想：

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  
（其十一）

李白認為，平定安史之亂的最終目的是為了要「西入長安到日邊」，「日」是指皇帝，所以「到日邊」便是長在君側，為君王效忠。可見李白忠君之心並不因

成一件英雄事業，尤其是一件他自己的英雄事業吧。」見其著《李白詩的藝術成就》，台北，大安，1992年，頁55。

<sup>⑳</sup>見《李太白全集》，台北，世界，1997年，卷之八。

<sup>㉑</sup>出處同註<sup>⑳</sup>，頁95。

<sup>㉒</sup>出處同註<sup>⑳</sup>，頁1338。

入永王幕而改，從另一角度看，如果永王真的脅迫李白，那麼所謂的謀反之心已露，永王怎會容許李白寫出這樣的句子？<sup>⑤</sup>

永王在李白入幕不久後便兵敗被殺，繼安史之亂後，李白再一次走到「奔亡」的道路上，只是這次是待罪之身。然而李白對投身於永王幕下，似乎並沒有多少悔恨，反而有著感念的心：

感遇明主恩，頗高祖遜言。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

將李璘比擬為祖遜，可見就算是李璘敗亡了，李白也看重李璘的志業，那就是廓清中原，絕非所謂的「逆謀」。由此可知，即使永王受到各方聲討，李白依然擁護永王，只因永王是效忠於玄宗的。李白所埋怨的，是即使遇到了像永王這樣的明主，卻仍難逃敗亡的命運，自己的抱負又再一次地付諸流水。多舛的命運，難怪李白要「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了。

而李白對肅宗的不滿也溢於言表，試看以下兩首奔亡時的作品：

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翔不能征。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交讓之木本同形，東枝憔悴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參商胡乃尋天兵？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頽波激清。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上留田行〉）

草木雖無情，因依尚可生。如何同枝葉，各自有枯榮？（〈樹中草〉）

這兩首都是暗諷肅宗對永王的趕盡殺絕，可見李白對永王的境遇也多有不平。我們看到李白這樣貶抑肅宗，是因為在李白的心目中，真正的正主是遠避四川的玄宗，永王是直接受命於玄宗，所以自然得到李白的支持。李白在永王事敗後奔亡至被捕說的話語，是在自由意志下說的，比起入獄後的言論，應該更由衷得多才是。

## 五、結論

至此，我們大致可瞭解李白入永王幕下的心態。

<sup>⑤</sup>在同時期的〈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中也可看到類似的句子，如：「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施頭減，功成追魯連。」

我們不得不承認，雖然李白對自己致世之才幹有十足的自信，但自始至終，他都沒有得到展露長才的機會。李白是否真有政治方面的才能，在有限的資料裡，我們實無從得知。但可以確信的，李白是個熱衷從政的人。業師唐翼明先生有段話很能道盡李白一生的矛盾性：

我們竟不妨說，詩人李白是那個沒有實現的政治家李白的副產物。在李白自己看來，政治家李白是本體，詩人李白不過是政治家李白的影子。歷史同李白開了一個玩笑：它讓詩人李白成了本體而讓政治家李白成了影子。



事實的確如此，李白即使有政治家的才幹，也沒有政治家的性格。他對於從政是感性大於理性的，浪漫的思想使得他對某些世事過於樂觀或理想，如至死不渝地效忠玄宗，對永王出師的神聖與理想化，都可以看得出來。李白的執著正巧也就是他的弱點，我們也毋用苛責。

然而，從本文的分析，我們可以知道，若不能結合時代背景看待李白的作品乃至行事，所得出的結論，往往與事實相去甚遠。但對於歷史的解讀，也不能囫圇吞棗，必須弄清事情的來龍去脈，才有可能接近事實。從本文得知，李白入永王幕下的心態其實是很單純的，與其作品一向的論調並無二致，過份的褒貶，甚至歪曲史實，都不是應有的態度。李白從璘一事，是出自李白自願，也是李白樂意為之的，只是這並不因此而貶低了他自己的生命，對此事我們應作如是觀。

## 參考書目

- 《李白全集編年注釋》，安旗、薛天緯、閻奇、房日晰合著，成都，巴蜀，1990年。
- 《李太白全集》，楊齊賢著，蕭士贇補，郭雲鵬編，台北，世界，1997年。
- 《全唐詩》，清聖祖編，台北，明倫，民65。
- 《歷代詩話》，何文煥輯，北京，中華，1992年。

① 出處同註②，頁150。

- 《歷代詩話續編》，丁福保輯，台北，木鐸，民77。
- 《新唐書》，歐陽修、宋祁撰，台北，鼎文，民65。
- 《舊唐書》，劉昫等撰，台北，鼎文，民65。
- 《資治通鑑》，司馬光等撰，台北，文光，民61。
- 《杜詩詳注》，仇兆鰲注，台北，里仁，民69。
- 《蘇東坡全集》，世界書局1936年版影印本，河北，中國，1994年。
- 《李太白研究》附李白詩文繫年，台北，里仁，民74。
- 《李白詩論叢》，詹鏞，北京，人民文學，1984年。
- 《李白與杜甫》，郭沫若，北京，人民文學，1971年。
- 《李白年譜》，安旗、薛天緯著，濟南，齊魯，1982年。
- 《李白研究》，安旗，台北，水牛，民85。
- 《李白詩的藝術成就》，施逢雨，台北，大安，1992年。
- 《謝朓與李白管窺》，梁森，北京，人民文學，1995年。
- 《古典今論》，唐師翼明，台北，東大，民80。
- 《唐詩史》，許總，南京，江蘇教育，1995年。
- 《隋唐五代詩歌史論》，霍然，長春，吉林教育，1995年。
- 《隋唐五代史》，傅樂成，台北，眾文，民87。
- 《唐代史事考釋》，黃永年，台北，聯經，1998年。
- 〈李白飲酒詩論析〉，薛師順雄，《東海中文學報》，民83年12月。
- 〈李白之用世思想與寫實詩歌探究〉，廖美雲，《國立台中商專學報》，22期，民79年。

# A Research into Li Po's Mentality of Serving Yung-wang

Ching-yuan Chen\*

## Abstract

Although the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Li Po's poetry are generally recognized by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ey often incur the denunciation that he lacks the care for this world. In fact, Li Po's concern for the country and the society never subsided. All his life he had lofty aspiration to a career in politics and was eager to make memorial contributions to the state. This idea can be traced everywhere in his literary works. However, due to his romantic character, Li Po was excluded by villains who held the power in the government, and his official career was not successful. This brought forth his tragedy. After the Betrayal of An and Shih, Su-tsung ascent the throne in Ling-wu, whil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records, Yung-wang, Li Lin, was plotting a rebellion but was repressed immediately. Li Po was also found guilty as he was in the service of Yung-wang at that time. This leads to some criticism of Li Po's personality and loyalty, and some defences of Li Po that he was forced by Li Lin to do his bidding. Nevertheless, there are so many controversial views which bear insufficient evidence that it is difficult to decide which is right. It is not easy to do a research into Li Po's mentality of

---

\*Serving Concurrently as a adjacent Lecture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Tunghai University.

serving Yung-wang, for the records about Li Po's life are deficient. This text tries to trace the historical facts to make an objective analysis and evaluation on the cause and effect of the rebellion of Li Lin, and to conduct a study mainly on Li Po's literary works to find out Li Po's mentality during the process from serving Yung-wang to being arrested. I hope to combine the study on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on the literary works to make a sympathetic but rational and unbiased criticism of Li Po's service for Yung-wang. From this study, in addition to Li Po's romantic character as a poet, as known by most people, we can further acknowledge h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serving the state, as found on the most of the traditional literati and officialdom in ancient China. Hence, we can gain a deeper insight into Li Po and his immortal works as well.

Key words: Li Po, Yung-wang, Li Lin, Hsuan-tsung, Su-tsung,  
The Betrayal of An and Shih, mentality, Tang Dynasty,  
poetry in Tang Dynasty